



京城炫彩耀泉城

陈梗桥
(山东博物馆研究馆员,书画鉴定家。)

我很怀念我和传麟像兄弟一样的感情。我举一个例子:当年我到上海去见我的老师沈尹默先生的时候,想请沈先生写个扇面。我在朵云轩买了两个扇面,心里想有我一份就得有传麟一份,所以沈先生给我写完之后,我对他说:“我还有一个好兄弟,老师可以给他也写一份吗?”老师说:“可以。”所以第二个扇面就是给传麟写的,是有上款的,我相信这个扇面还一直保存着。另外一个例子,我临走的时候跟传麟要了一幅画,我问他:“你有没有比较满意的画,因为我暑假要到上海去,可能有机会见到上海的名家,请他们给看一看。”他说:“那太好了!”他找了一张彩墨的泰山松树。那次我有机会到钱君匋先生家去,我在跟他学篆刻。谈完事情后我拿出那画,跟先生说:“这是我好朋友画的,先生您看一下。”他看完之后说:“你这个朋友将来肯定能画好,他能够画好!”然后说:“你告诉他,这个树根的法画是不对的,大树的树根让人一看就是泰山山石里面自下而上长出来的,要牢牢地长在这个山上,不能让它脱节。画要讲道理。你回去转告他。”回来我就如实跟传麟讲了。我们的友谊,印证了时代,除了我们私交以外,还有就是艺术上这种执著的精神。我觉得我们现在还是应该继续发扬这种精神。

我怀念我们的友情,但更值得研究的、最重要的是传麟取得这样艺术成就的社会意义:他怎么样从小到大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画家?看了传麟的遗作,我作了一首诗,题目是《吴传麟遗作展观后感》:“幅幅才华笔笔情”,他的每一幅画都是成功的,笔笔含情,因为我知道,他从小画画就是有感情的,带着感情画。“京城炫彩耀泉城”,他的作品在北京大放异彩,我们在泉城也感受到了他的光芒,作为济南的老朋友,我感到自豪。“观波傲尔人无迹”,他的斋号是“观波楼”,观波楼就是他的家、他的书斋,他观的就是艺术海洋之波。但是在这个艺术海洋里面,正是形势很好的时候,忽然这个人就不见了,艺术的海洋里找不到了。我不愿意用悲观的诗词来怀念传麟兄,我认为他的一生就是为了画画,他上哪里去了呢?远去了,我想他“远去仙山为写生”,他到那个世界仍然会不断写生、不断画画……

一条街上走出了三位画家

张登堂
(济南画院名誉院长,国家一级美术师。)

在老济南人中有这么一个美谈,就是“魏家庄一条街上走出了三位画家”,指的是吴传麟、王炳龙和我。其实当年这条街上出来的不只三位画家,只不过我们三个人关系比较密切。吴传麟、王炳龙他们两个都比我大三四岁,我们三人又住得非常近,三角形,我

艺海钩沉

远去仙山为写生

怀念鲁籍名家吴传麟

春节期间,由济南市委宣传部、济南市文联、人民美术出版社、济南市园林局和济南市园林文联联合主办,济南趵突泉公园、李苦禅纪念馆承办的“云悠悠山濛濛一片乡思不断——已故鲁籍名家吴传麟书画展”,在李苦禅纪念馆举办,展览的氛围清雅而温情,展出的作品清新而充满乡情,带给人们美好的享受和亲切的回味。吴传麟是从济南走出去的艺术家,1960年毕业于山东省实验中学,1966年毕业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,2007年去世。生前为中国美术出版总社编审。为了办好这次展览,吴传麟先生的女儿吴丹旻从父亲的遗作中精心挑选了自1957年至2005年创作的书画代表作品58幅回到家乡展出。展览将持续到3月10日。吴传麟先生在济南留下了很多足迹,很多人喜欢他的画,怀念他。本次刊发的就是他两位好友的访谈实录。



▲吴传麟先生作品 漫天飞雪眩双眸

到传麟家五分钟,到炳龙家五分钟。说起魏家庄呢,我们三个都不在魏家庄住,都在魏家庄的小胡同里边,但是魏家庄是一条线,把我们三家串起来,所以都说是“魏家庄出了三个画家”。王炳龙是中央美院毕业的,传麟是中央工艺美院,这两个是最高的美术学府,他们两个都学历高,画得也好。我跟传麟、炳龙经常联系,后来吴泽浩从南方过来,我们也是经常在一起,还有陈梗桥大哥。有时候传麟从北京回来,我们就一起上梗桥那里去了,我们都愿意找他。大家经常在一起研究,对我们几个的书画创作互相都起到了促进作用。

传麟特别注重写生,我认识传麟就是在泰山写生认识的。1959年夏天暑假期间,我第一次去泰山写生,拿了一个小速写本在那里画黑龙潭,雨过天晴,特别美,我看见一个人拿个画板和水桶,正用毛笔在画。我是第一次看见有人拿毛笔写生。从此我们两个人就认识了。他写生的那幅画参加了国庆十周年的美展,我根据写生画了一幅,也参加了济南市庆祝建国十周年的美展,从那时候我就发现,吴传麟走到我们同代画家的前面去了。毛笔写生确实是对传统的一个极大的突破。传麟的画既有北派山水的雄伟,又有江南水乡的细腻秀丽。为什么他既能画北派山水又能画南派山水呢?就是因为他注重生活,到处去写生,就像梗桥兄说的“远去仙山为写生”,全国到处跑,从来不着闲。

我们俩还有一段经历,1966年传麟正好毕业,在等待学校分配。学生有的去造反了,有的在外面胡闹,传麟则回家画画。他回家以后我就去找他,我已经临时有了工作了,济南搞一个“济南战役纪念馆”,我被借调过去,画“济南战役”。因为济南战役是一个系列的,有“攻打济南”,有“后援”等等,我是画“支援前线”这一部分。除了美术作品以外,还要征集一些革命文物。我给传麟说:“你有空吗?咱上胶东去一趟吧。”他说:“咱上哪里?”我说:“咱爱去哪里去哪里,只要是胶东那片地区,咱画济南战役去,咱画支援前线那一部分,青岛、烟台、石岛、威海这一带都可以去。”他也很高兴,正好有的地方他也没去过,我画山水这么多年也没见过大海,我们就去了。第一站到烟台,到后天快黑了,那时候我们俩都急于看大海,吃完饭就跑到海边上了。海那么大,从来没见过,我们穿着塑料鞋就在沙滩上慢慢地往水里走。传麟他胆子比我大,我不是很敢走了,毕竟天也越来越黑。那是第一次看大海,我们俩一起。从那里我们又到蓬莱阁写生,那天正好是八月十五,我俩拿着速写本写生。记得彩霞特别美,就像仙境,我俩特别激动。后来在《美术之友》上传麟还写了这一段经历,我没有写,他写得真好,蓬莱仙境那一段感觉都写出来了。

现在山东正在努力推动形成齐鲁画派,山东有很多老前辈,都是奠基者,但传麟是一位很好的传承人,他的艺术既有生活又有传统,既有北派的雄伟又有南派的细腻,继承了老前辈的优点,值得我们学习和怀念。

有话要说

书画展览的冷与热

俞黎华

在我记忆中,“文革”前济南的书画类展览一年也就几次,其中有些个展是老书画家作品展,可谓穷毕生精力的艺术展示;综合性展览也是经过专家认真评选,具有较强的代表性。展览虽少但水平普遍较高,大多数的展览是要买门票的。出版书画集更为凤毛麟角,但意义深远,像山东人民出版社上世纪60年代初出版的《山东国画选》今天看起

来仍有其价值所在。

现在书画展的各种类型,各种形式层出不穷,无疑反映了书画艺术的繁荣景象,但良莠混杂,甚至一些作品粗制滥造、假大空乱,大肆包装炒作、招摇炫示的展览也随之而来。君不见,某些展览开幕式上红旗招展,彩球飘悬,嘉宾纷至,领导、媒体聚集,相当热闹,表面文章做足之后,则大功告成,之后的展期观众甚少。我曾了

解过展览馆的专业人士,近年来,观众上千的展览没有几个。我见到某些隆重推出的展览,当天下午竟然就草草收场了;有些所谓“千人展”,其实作者连一半都不到,至于观众人数还不到作者的一半,这样的展览举办的动机和效果不言而喻。这种劳民伤财的展览,可以休矣!

我也见到有些展览,同时推出作品集赠送,设晚宴酬谢,请关

系拉观众参观,送红包邀名人站台、邀媒体宣传。也有些媒体人不谙书画,经常写出某某先生如何经过废寝忘食般的努力,创造出一种崭新的艺术风格云云惊人语录。我认为凡崭新的艺术风格,最大的特点就是前无古人,而中国书画恰恰是难以割断传统这方活水的,所以崭新的艺术风格另一个特点就是后来者。

具有讽刺意味的是,这些年来

展览开幕式成了书画家聚首的平台,大家借此机会互致问候交流信息,这或许是展览主办方始料不及的。当这种展览渐微弱化的时候,不拘一格的小型展,不重外表注重内容和质量的沙龙式的展出越发多了起来,特别是越来越多的书画拍卖预展,受到观众热捧,原因很简单,观众自发轻松而来,能看到值得一看的東西,皆有收获满意而去。岂不快哉!